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斬鬼傳  
第六回 誑騙人反被人摳掐 丟謊鬼卻教鬼偷屍

詞曰：世事循環何日了，這個才賒，那個隨來討。總是緣人誠實少，蒼天故把乾坤小。幸有鍾馗心地好，除去奸頑，纔覺東方曉。任他變化千般巧，當庭一斷如包老。

話說誑騙鬼騙了討吃鬼與耍碗鬼的萬兩銀子，與丟謊鬼均分，還恐怕討吃鬼與耍碗鬼不肯死心塌地，故教丟謊鬼回去，一面安頓家小，一面丟上一個大謊，弄的兩個討吃的討吃，耍碗的耍碗。他與丟謊鬼到南京，竟做生意去了。不想人雖如此，天理不然，報應循環，一點不錯。怎見得，有詩為證：

奸謀巧計切休誇，無義之財豈富家？  
江面飄來水面去，蒼天報應總無差。

這誑騙鬼合了一個伙計，卻是在灣人鍋家摳輸殺鬼來的摳掐鬼，因有一面之交，故做了伙計。摳掐鬼記騙衣服之仇，賣了一錢，登帳止上五分，不及三個月，竟將五千兩本錢摳去一半。那日，誑騙鬼查賬，見沒了許多東西，就問摳掐鬼下落。摳掐鬼信口伎倆，誑騙鬼大怒，揪住就打。不想摳掐鬼有一般絕招，十指就如鋼鉤一般，將誑騙鬼先摳起皮，後去其肉，登時摳見骨頭，嗚呼哀哉了。保正甲長見他摳死了誑騙鬼，齊來拿他，他又輪起利爪來，摳的個個皮開，人人血流。甲保不能擒他，逼的來縣中稟報。縣尹正在堂上，甲保上前稟道：“小的系地方甲保。適有個摳掐鬼，把個誑騙鬼摳死。某等拿他，他的十指如鉤，竟將小的們摳的不能拿住。望老爺速差快皂去拿，稍遲恐他逃了，人命關天，帶累小的們。”縣尹聽了大怒，吩咐兩班快手並值日皂隸：“火速拿來見我。”去不多時，祇見都抱頭而來。縣尹問道：“怎麼你們這等模樣？”皂隸稟道：“那摳掐鬼實是厲害，小的們奉了鈞命前去捉他，他輪開利爪，逢著的便傷，遇著的便裂，小的們不能進前，還乞老爺調些兵馬去擒他。”縣尹搖頭道：“非也，量他一人如何敵的你們許多快皂？我想此人絕非人類，定是妖邪，所提兵馬，去也無益。必須你們訪個有法力的高人來稟我，方可除他。”皂快道：“小的們不知有法力的在何處，必須老爺出張告示招募，那有法力的人自然來應命了。”縣尹見說的有理，真個出了一張告示，上寫道：

本縣正堂，為除邪逐祟，以救生民事。照的光天之下，難容魍魎橫行，化日之中，未許魍魎弄術。是以律有明條，師巫猶將禁止，況顯為民害者耶？近來本縣不德，不能正化民，以致妖邪作祟，竟有妖邪摳掐鬼者，具虎狼之心，恃摳人之術，心如毒蛇，遇之者家敗人亡。手似鋼鉤，當之者肉枯髓竭。若不早為拘除，勢必多遭毒害。為此示仰合邑軍民人等知悉，或有斬邪之勇，或有拿妖之法，或已不能而轉荐他人，或此處無有而求之別縣，果能除害安民，本縣不惜重賞，務期合力同心，不可自貽伊戚。特示。

告示纔掛出來，常言道：無巧不成話，恰好地溜鬼過來，見眾人圍著觀看，他也挨入人叢中，看時，是張招法師要除摳掐鬼的告示。地溜鬼道：“這有何難？”眾人問道：“你能斬鬼麼？”地溜鬼道：“我雖不能，卻能請個斬鬼人來。”於是簇擁著地溜鬼來見縣尹。縣尹升堂，問道：“你有何術可以斬鬼哩？”地溜鬼道：“小人不能斬鬼，小人知道斬鬼的人，姓鍾名馗，是天子封為伏魔大神的，領著一個司馬、一個將軍、三百陰兵。老爺要除此惡鬼，料想非他不能。老爺這邊差人同小人去請來可也。”縣尹大喜，賞了地溜鬼五十兩銀子，差了兩個快手跟著地溜鬼飛也似請去了。

卻說鍾馗打發了討吃鬼，其時又是中秋天氣，金風瑟瑟，玉露零零，昔顏潛庵有詩為證：

金風蕭瑟楚天長，人世光陰屬渺茫。  
田舍稻炊雲白滑，山園霜熟木奴香。  
雁傳歸信天河遠，蛩訴離愁夜正長。  
況是江山搖落後，閑居潘鬢漸蒼蒼。

鍾馗領著陰兵緩緩而來，一路上見了些衰柳啼鴉、涼風驚雁。正行之際，忽見三人攔道跪下，鍾馗問道：“汝等有何話講？”一人跪上前來，說道：“小人是地溜鬼。”鍾馗道：“俺專要斬鬼，你怎麼敢來？”地溜鬼道：“小人名雖為鬼，卻不害人。今日來正要請老爺斬鬼。”遂將縣尹敦請之意稟上。鍾馗甚喜，吩咐兩個快手先回，然後叫地溜鬼引路，不到縣衙，竟尋摳掐鬼去了。

且說那摳掐鬼得了誑騙鬼的東西，將誑騙鬼摳死，又摳了保甲、皂快，知道縣尹不肯與他干休，他又招了許多會摳掐的人當小兵兒，反上鷹鼻山去做起大王來了。地溜鬼早已知道，引著鍾馗竟到鷹鼻山下。小卒報上山來，道：“山下有個鍾馗，領著兵將，紮住營寨，口言要斬大王”。摳掐鬼聽了大怒，急速齊整，拿了一條鑲銀棍，沖下山來。這壁廂富曲出馬，舞刀相迎。兩個鬥了頓飯時辰，不分勝負。摳掐鬼丟了鑲銀棍，輪起爪來，向富曲臉上亂摳，富曲遮架不住，敗回陣來。鍾馗見富曲滿臉帶血，問道：“怎麼這等狼狽？”富曲道：“果然摳得厲害，從來未見此等惡鬼。”鍾馗大怒，提劍而出，那摳掐鬼又拿棍來迎。這一場好殺：

鑲銀棍不離耳畔，青銅劍祇在肩峰。那一個說：“俺摳死了誑騙鬼，與你何幹？”這一個說：“俺奉了唐王命，專斬妖精。”那個說：“俺輪開十個指，人人膽顫。”這個說：“俺舞著一口劍，個個心驚。”那個說：“俺和你誰走了，不算好漢。”這個說：“俺和你誰勝了，纔算將軍”。正是：兩家費盡千般力，試看何人立大功。

那摳掐鬼左伎右術，看看遮架不住，丟了棍，伸出爪來。鍾馗知道他的厲害，虛晃一劍，且回本陣，那摳掐鬼又得勝而回。咸淵道：“看他所恃者，唯是十指。何不將涎臉鬼的那副臉戴上，他自然摳掐不動，斬他有何難哉。”鍾馗道：“是了。”忙將臉戴上，又出陣來。那摳掐鬼也不拿鑲銀棍了，但憑十指來摳。不料此臉堅厚異常，怎能動得分毫，反將十指頭摳的鮮血長流，不能施展，祇得縮回手去。鍾馗大喝一聲，舉劍照頭砍來，摳掐鬼無法支持，逃回山上去了。小卒兒見他們的大王逃了。正是蛇無頭而不行，鳥無翅而不飛，也就都四散了。那摳掐鬼自料不能得生，關上寨門，點起火來，自焚而死，纔知道他是個閉門子火燒殺的。於是地溜鬼報與縣尹，縣尹大喜，率領百姓來迎請鍾馗。鍾馗不好推辭，祇得來到衙門，祇見堂柱上掛著一付對聯，上寫著：

百里清風回綠野，一簾明月照琴堂

其時早已設下筵席，鋪墊的十分整齊。縣尹把盞，讓鍾馗坐了正席，咸淵左席，富曲右席，縣尹下席奉陪。戲子捧上戲單，請鍾馗揀戲。鍾馗揀了一出《關聖斬妖》，戲子扮演出來。先是周小官唱了一套，請道士來書符念咒，念出一個妖精。那妖精將道士打去了，恰好呂純陽走過來，看見妖精厲害，發起碟文，請將關夫子來，周倉捉住妖精，關夫子斬了。縣尹看到此處，道：“大人今日斬鬼，不亞關夫子矣。”鍾馗道：“大人請俺至此，也就是那呂純陽了。”縣尹稱富曲道：“富將軍可算得周倉”。富曲道：“不然，不然，他將俺摳得滿臉流血，祇好算道士罷了。”滿座皆大笑。席終，鍾馗就要辭去，縣尹再三款留，說道：“下官有一座小園，屈尊大人盤桓數日，也不枉下官敦請一場。”鍾馗祇得應允。

縣尹邀進園中，祇見四壁粉牆，中間三間敞庭，庭後一株絕大松樹，綠蔭掩映，瀟灑清幽，庭中擺設的極其雅致。賓主坐定，鍾馗見天然幾上放著兩卷詩稿，取來展玩，卻是詠秋風、秋月、秋山、秋水四景的絕句兩卷。俱是一個題目，一樣韻腳，先將一卷從頭展玩。那詠秋風的是：

金風蕭瑟逗窗紗，鳥雁排空影欲斜。  
今夜愁多應有夢，不知吹去到誰家？  
那詠秋月的是：  
清風清夜沐清光，散盡天香桂影長。  
願借嫦娥消寂寞，好來窗下舞霓裳。

那詠秋水的是：

丹楓搖落晚煙多，雨後涼風細細波。

竊愛澄鮮如俊月，每臨秋水憶嬌娥。

那詠秋山的是：

白雲飛去復飛來，霜葉如花未經開。

最喜謝安高致好，擬逢仙女到天臺。

鍾馗看畢，道：“此卷才質雖好，但口角輕狂，必放達不羈之人也。”又看那一卷，祇見詠秋風的是：

秋日風來不用紗，街頭搖蕩酒旗斜。

舞弓坐後情猶在，結伴還須詠到家。

那詠秋月的是：

明月逢秋分外光，天香先佔一支長。

嫦娥若肯垂青睞，脫去蘭衫換紫裳。

那詠秋水的是：

源泉有本水偏多，每到秋來不起波。

孺子濯纓夜到此，豈容盥手映嫦娥。

那詠秋山的是：

萌蘖纔生人又來，秋山所以少花開。

年來王道無人講，松柏焉能似五臺。

鍾馗看畢，掩口而笑，道：“好個糟腐東西，令人可厭。”縣尹道：“大人眼力不差，這是下官作養的兩個童生。那卷輕狂些的，才思倒也還看得過。祇是做為人浮蕩，每每縱情於花柳之間，全無中規中矩的氣象。”鍾馗道：“看他那詩，每首後二句，其人便可知矣。”縣尹又道：“這卷糟腐的為人，與那個大相反，開口就講道學，舉止俱要安祥，更可笑者，即出恭之際，猶必整其衣冠，雖冒雨之時，未嘗亂其腳步。至於世態人情，一毫不懂。所以同社人送了他們兩個美號，一個叫做風流鬼，一個叫做糟腐鬼。”鍾馗道：“祇罷了，孔子云：不得中行而與之，必也狂狷乎。中行原是難得的，古今以來能有幾人。”

正說之間，外面傳鼓，送進一紙狀子來。你道這狀子是誰的？原來是丟謊鬼與誣騙鬼自從分開銀子，他也就做起生意來，買了兩個小廝，一個叫做捕風，一個叫做捉影。又替他尋了兩個伙計，一個是梁山泊上時遷的祖宗，生得毛手毛腳，慣會偷人，叫做偷屍鬼；一個是戰國時祝融的後代，生得伶牙俐齒，專一賴人，叫做急突鬼。這兩個自從入了鋪子，就打起順起風旗來，偷屍的偷屍，急突的急突。一日，也是該有事，這偷屍鬼正將一錠銀子往褲襠裏塞，恰好教捕風觀見，不好當面識破，祇得告與主人去了。丟謊鬼尚在疑信之際，過了幾日來到鋪中查驗，果然沒了許多東西，且有許多長支賬目。丟謊鬼問急突鬼道：“東西沒了大半，怎麼還有許多長支賬目？”急突鬼道：“長支是我使了，日後我慢慢還你。若是不還你時，教半天裏馬踏死。”說罷，搖著扇子，反憤憤不平去。丟謊鬼見這等光景，待要打他，又怕與誣騙鬼一般吃了虧，前車已覆，不敢再行，祇得忍氣吞聲。回來想道：“此事祇得到官。”於是尋了一個代書，羅了幾壺好酒，又送了五錢銀子，祇要寫得厲害，聳動官府。那代書也不管他是虛是實，問了大概，寫成狀子，他就遞進去。縣尹同著鍾馗看那狀子時，上寫著是：

告狀人丟謊鬼，為明火劫財殺人無數事：因某一生謹慎，並不妄為。齒積三月有餘，得銀五千兩，指望創業垂後，以為子孫萬代之計。不料，命蹇時乖，忽有偷屍鬼與急突鬼，以狼虎之心，恃鯨吞之術，托名為伙計，實是盜賊，竟於某月某日，明火持刀，竟將家劫去。竊思財為養命之源，彼既劫去，我身必亡，數十性命一時俱斃。似此罪惡滔天，王法安在？伏乞仁明老爺，速剪元兇罪，以救良善。倘蒙俯迺獲准，終身頂感無既矣。為此哀鳴上告。

縣尹道：“這狀子有些不實，既是伙計，怎麼又稱盜賊，豈有伙計做明火之事乎？其中必有緣故。大人少坐，待下官問來。”鍾馗道：“容俺在暖閣後聽聽何如？”縣尹道：“如此最好。”於是打點升堂，喚進丟謊鬼來，問道：“你這狀子可是實話麼？”丟謊鬼道：“小人從不說謊。”縣尹道：“你三月有餘怎麼就齒積五千兩銀子？”丟謊鬼道：“其間有個緣故，小人別無他能，惟憑謊嘴度日。有一個耍碗鬼與小人交好，小人費了許多唇舌，整說了三個月，方纔騙得他這五千兩到手，豈不是齒積麼？”縣尹聽了，已是大怒，又問道：“他兩個怎麼明火你來？”丟謊鬼道：“他們與小人算帳，算得黑了，點起燈來，豈不是明火？他將小人銀子偷的偷、賴的賴，豈不是劫財？”縣尹道：“你說殺人無數，這又有何指實？”丟謊鬼道：“他將小人的銀子劫去，小人勢必餓死，若小人有這銀子，娶下幾房妻妾，生下幾個兒子，兒子娶下媳婦，又生下孩子，一輩傳一輩，休說數十，就是數百也未見得？今日，將小人餓死，斷了種子，是餓死小人一人，就如餓死無數性命的一般，豈不是殺人無數麼？”縣尹見他滿口胡言，恰要打他，鍾馗從暖閣後大怒而出，手起劍落，早已發付他陰司裏丟謊去了。縣尹見當面殺了，未免有些驚訝，鍾馗道：“大人不必驚訝，這樣人殺了痛快。那偷屍鬼與急突鬼也還得叫來審審，好結此案。”

縣尹於是抽了一支籤，差了兩名快手，當時把偷屍鬼、急突鬼捉到。鍾馗與知縣也就並坐當堂，看他審問。知縣叫上偷屍鬼來，問道：“你為甚麼偷盜丟謊鬼的銀子？”偷屍鬼道：“小人並沒偷，祇是暗中拿些東西，不肯教他知道便了。都是他誣賴小人。”捕風、捉影上來，道：“小的們是原告手下人，小人們親眼看見他們偷。老爺不信，他身上還帶著偷上的東西哩”。縣尹令人教搜，果然搜出許多東西來。縣尹大怒，向鍾馗道：“此人何以發落？”鍾馗道：“好偷東西，是兩手之過，將他雙手去了，他再不能偷了。”縣尹道：“大人斷的是。”遂吩咐將偷屍鬼兩手剝了。又叫上急突鬼來，道：“你如何急瀆他的銀子？從實招來。”急突鬼道：“老爺聽稟，小人從不胡賴人，祇因使下些長支，小人滿口應承，限三限還他，他祇是不依，說小人賴他？”縣尹道：“是怎麼的三限？”急突鬼道：“現有立下文書在此。”於是雙手捧上。縣尹看時，上寫著：“頭一限，王母娘娘轉了漢。若是轉了時，再到第二限，天上星星看不見。若看不見了，再到第三限，河裏魚兒變成雁。若是變過了，一總不見面。”縣尹拍案大怒，道：“這等你還不是賴他麼？”鍾馗道：“此人之舌反正不一，祇將他舌頭割了就是。”於是也依法行了。縣尹與鍾馗退堂。合邑百姓深感鍾馗除害安民之德，遂立起祠堂來，鳩工庀材建蓋不題。

且說鍾馗與縣尹閑談之際，地溜鬼又來稟見。鍾馗叫進來，問道：“汝等又來何幹？”地溜鬼道：“小人打探得西邊有兩個鬼，十分可憐，請老爺安撫。”鍾馗便辭別縣尹要行，縣尹挽留道：“大人不必性急，過了幾日從容去何妨？”鍾馗道：“大人盛情，感謝不盡，俺恨不得常常聚首，朝夕領教。奈何天子命俺遍行天下，以斬妖魔，若祇管因循，豈不怠玩君命，曠官廢職乎？”知縣道：“適纔所說之鬼，不過祇用安撫，何必勞大人親往？且勞司馬一行，大人在此坐鎮便了。”咸淵道：“大人吩咐，俺就去走一遭，主公寬心坐候可也。”於是領了一半陰兵，與地溜鬼走了。鍾馗剛剛坐定，見蝙蝠又向東飛去，鍾馗道：“奇哉，難道東邊又有鬼麼？”縣尹道：“大人何以知之？”鍾馗道：“俺這蝙蝠，但是有鬼的所在，他就知之。所以俺離他不得，他是俺一員向導官。如今他向東飛去，必定東邊又有鬼也。俺少不得要走一遭了。”縣尹道：“此亦不必大人親往，咸司馬往西邊去了，再勞富將軍往東邊去，何如？”鍾馗向富曲道：“也罷，大人吩咐，你就去看看如何。”富曲得了鈞命，將那一半陰兵，領上去了。有分教：

五鬼欺心，半夜三更鬧舍命。

鍾馗無伴，少靴沒帽受迍遭。

要知端的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